

枫

FENG

和谷岩 著





枫

和谷岩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再版说明

《枫》是和谷岩同志的短篇小说集，关于这个集子的有关情况与为什么要再版，作者已在《再版后记》中作了必要的说明，不必重复。这里值得说明的是，这本短篇集曾在一九六四年出版过。先后印了两次，累计发行了七万五千余册。这次再版时，作者对内容和文字曾作了一些修改，同时增添了《亲戚》、《父亲的战马》两篇新作。

枫

和谷岩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）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4 3/4 插页 2 字数105,000

1964年6月第1版 1979年1月第2版 第3次印刷

印数75,681—107,950

目 录

枫.....	(1)
满山杜鹃红.....	(13)
萧茂海.....	(25)
独轮车.....	(36)
炮火下.....	(43)
老伯伯.....	(56)
海 花.....	(64)
纺车之歌.....	(78)
单有志.....	(90)
政委在休息.....	(103)
杨柳依依.....	(110)
父亲的战马.....	(120)
亲 戚.....	(137)
再版后记.....	(148)

枫

秋天的黄昏，晚霞烧红了西方的天空。汽车二连的司机胡文发，从伙房所在的山沟里大踏步的走出来，把剩下的一块馒头塞进嘴里，用油污的双手拍掉衣服上的灰土和馒头渣子，向汽车待蔽所走去。

待蔽所在右首的一片树林里。那儿沿着山脚挖了十几个汽车掩蔽部。这会儿，大部分掩蔽部已经空了，只有胡文发开的那辆崭新的“嘎斯”，还象只黑绿色的大兽一样缩着脖子蹲在掩体里。胡文发的助手马志秀，躺在掩体外边的空地上睡觉，铺着他那连毛都变成土黄色的皮大衣，四肢伸开，很舒服地打着鼾。

胡文发走过去，瞅着马志秀那副呼呼大睡的神气笑了笑，用脚尖轻轻踢着他的小腿说：“嗨，小马……醒醒，起来出车！”马志秀一纵身从地上爬起来，迷迷糊糊的瞅了胡文发一眼，没说话，就从身边抓起水桶，揉着眼到河沟里打水去了。胡文发打开汽车的引擎盖，把机器仔细检查了一遍，上了油。等两个人都爬上驾驶台坐稳以后，马志秀才象刚睡醒似的问道：“干什么去？”

胡文发用鼻子哼了一声，慢慢地说：“到师后勤拉弹药，

送到四一二高地绑扎所去……”

“不是早去了三台车啦？”

“哼，去了三台，路上让飞机打了两台。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！两个大活人开着汽车，就硬叫个破飞机给打住……四一二高地还等着他们的弹药呢！小马，今天的任务可不同往常，不光要过好几个飞机封锁区，还要过炮火封锁区。咱们眼看就达到安全行车三万五千公里了，今天晚上要叫飞机打住，那可就是一个跟头栽到底啦！”

“没有的事！”

“希望它没事。可是先说清，今晚你可不能睡觉！”

小马打了个哈欠，好象胡文发说的都是废话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快打火吧！”

汽车马达噜噜地吼叫起来。

当车子颠簸着爬上军用公路以后，胡文发还不时地扭过头去看看马志秀，生怕他睡觉。

助手马志秀是个很古怪的人。虽然刚满二十岁，红黑色的前额上就刻下了两条深深的皱纹。他喜欢沉默，无忧无虑，年轻的圆脸上总是浮着微笑。他眼力好，干活又有力气，只是有一条：爱睡觉。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只要一有空，就把皮大衣往地上一铺躺下来，过不了两分钟，就打起呼噜来。风吹不醒他，雨也淋不醒他。

可是，有两种情况能改变他这个习惯。一种是当车子出了毛病的时候，他的精神就来了，那时，就是连长指导员命令他去睡觉也白搭，柔软温暖的皮大衣到那工夫就变成针毡了，他说什么也躺不住，总要爬到车上或躺到车底下去修理。毛病小，修好了还可以睡一觉，毛病大，一修就是一天，等修好

车，天也就黑了，又得出车。修车时顾不上吃饭，他就让别人给他捎两个馒头回来，没馒头，就啃块饼干喝碗白开水对付一顿。白天修车他从不让胡文发插手，他认为司机比助手更需要休息。除非车子的毛病太大，他无法整治了，才去向胡文发请教。

另一种可以改变他好睡觉的习惯，就是有了紧急任务，就象今天这样，他是决不会睡觉的。胡文发的担心，那是过虑。晚上遇见敌机，常常闭灯行车，在灰暗的夜色笼罩之下，马志秀坐在胡文发身边，身子就晃晃悠悠，还轻轻地打着鼾，你以为他睡着了，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，他就会冷不丁地喊一声：“停住！弹坑……”喊完就跳下车去，探探弹坑的深浅，侦察一下，看是否能绕过去。要是没法绕，就不声不响的从车厢里抽下小铁锹，凭着他特殊熟练的操作，用十几分钟把弹坑填起来。

胡文发的脾气和马志秀可大不一样。他是个机警、奋发、精力从来就用不完的人，做起事来，主张干巴利落快，开起车来不过六十迈就不过瘾。正因为这个，马志秀常常和他闹些小意见。譬如有一次过炮火封锁区吧，胡文发主张一个快跑突过去，马志秀就死不赞成。他也不详细说明理由，只是慢吞吞地说：“你开得再快，还能赶上炮弹快了？”

胡文发说：“那依着你呢？”

“依着我，平常走多快咱还走多快，挑着好道儿走。你看，前边那弹坑象蜂窝似的，要不顾命地飞跑，炮弹打不中你，光是撞颠就把车子给报销了。”

胡文发依了马志秀的主意，平安地通过了。只是让炮弹皮把车帮削去了几大块。

还有一次是冬天过一条大河，河水带着薄冰漫过了桥面。一华里长的木桥不见了，水面上只露着几根木桩子。依胡文发的意见，是贴着木桩子硬开过去，据他估计，冬天不发洪水，木桥一定还在冰底下呢。马志秀坚决不赞成。两个人争论了会子，马志秀跳下车来说：“一部车子好几个亿^①，可不能闹着玩，一家伙扣到河里去，咱就别执行任务啦！我看还是来个牢靠的吧……”说话就把棉裤鞋袜扒了个精光，跳到河里头去了。冰凌块子在他身上撞的哗哗乱响，他咬着牙一声不哼，沿着木桩子摸了一遍，确实证明了木桥可以通过才转回来。到了驾驶台上他的牙齿还咯咯直响，胡文发催他快披上皮大衣，他平平淡淡地说：“没关系，比起趴在前沿上的同志们来好多哩！”

马志秀做事细致，就是有时手脚慢点。胡文发开玩笑常常说他：“你真会磨洋工……”马志秀听见这样的话，就毫不在意地反驳说：“是呵！凭咱志愿军这股磨劲儿，就把美国鬼子磨垮啦！”

一个司机，一个助手，两个人的脾气是那样不同。一个象又直又硬的小杉树，一个象又坚又韧的攀山藤。胡文发和马志秀刚一打伙的工夫，心里觉得挺别扭；过了半年，现在他感到再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助手了。

马志秀的生活很简单，除了出车、上课、吃饭、睡觉以外，好象再也没有别的了。他不爱唱歌跳舞，又不爱打扑克，据胡文发所知，只有两件东西是他最喜爱的。一件是驾驶室右角上贴的那张毛主席的彩色照片，那是三个月以前小马回安东

^① 指旧币而言。

时在一个文具店买的，胡文发也挺喜爱它，就让小马把它贴上了。小马所喜欢的另一件东西是秋天朝鲜的枫树叶子。每次出车之前，他总要折一束鲜红的枫叶插在驾驶室里毛主席像片旁边。一束干了，马上又换上一束。胡文发有股老司机们统有的习惯：爱干净。总喜欢把驾驶室打扮的象新房一样整齐、漂亮。有一次趁马志秀不在，就把他的枫树枝子拔出来扔到车外边去了，不料第二天出车的工夫，又有一束新鲜的枫叶插上了。胡文发不高兴地说：“你把那些烂树枝子弄到车里来干吗呀？碍手碍脚的……”马志秀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又没插在你方向盘上，碍你啥事啦！”

“爱弄个花呀草的，我看你快变成个大姑娘啦！”

马志秀笑笑说：“怎么，你不喜欢这个东西呀？”

“不喜欢。”

“慢慢的你就会喜欢啦。”

“一辈子我也不会喜欢那东西，又不香又不好看……”

马志秀把枫树枝子拉到鼻子跟前闻了闻说：“你没到过我的老家热河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说的呢。我们那地方啊，漫山遍野净是枫树林子，一到秋天你看吧！整个山头都变成红色的啦，有浅红的、有紫红、有大红……我敢说，比世界上最美的花还好看……参军的工夫，我们工程队的队长送我到一座小山上，指着山下那已经测量好的工地说：‘小马，等你从朝鲜胜利回来的时候，这里的大工厂就盖起来了，那工夫你还许不认识家门了呢！’我到队伍上不久，就听说他们已经动工了。修工厂是好事呵！可是我忘了嘱咐队长一句话，我真怕他们把那些小枫树都砍光了……”

胡文发撇嘴说：“现在祖国正工业化，小树子该砍的当然要砍哪！”

“可是最好少砍。要嫌碍事可以把它们搬搬家……工厂外边栽上一遭小枫树不是比什么都好吗？”

当第一颗大星星开始在暗蓝色的天空眨眼的时候，一辆满载弹药的卡车在公路上向南飞奔着。天黑，看不清车子牌号，只是在对面开过来的卡车一亮灯的时候，可以看到弹药车的风挡玻璃旁边，有一束鲜红的枫叶跳动着，象一团红色的火焰。

小马又困了，使劲儿打了个哈欠说：“一架飞机也没看见，要尽象这十几里地这样安生就好了。”

“甭想。美国鬼子没那么孝顺——小马，前边是哪儿啦？”

“快到九化里啦。”

“嗯，这是一关，注意呀！……”

“你把车子停下，我爬到车顶上去吧，在上边可以了望着点儿。”

车子刚煞住，对面天空中照明弹亮了，一颗、两颗一连挂了十二颗，摆成一个巨大的S字形，把天空照得一片惨白。公路上清清楚楚地显出了汽车的影子。胡文发气愤愤地骂道：“他妈的！真灵验哪，刚说你你就来啦！”

“怎么样，走吧？”

“走！”

胡文发使劲儿关上了车门，喊了声：“小马，坐稳了！”汽车象一阵旋风一样飞跑起来。胡文发知道敌机就在头顶上转，不能开灯，但又怕掉进弹坑里去。他把全部熟练的技术都施展出来，一面飞跑，一面短促亮灯，碰到障碍了亮一下，就

象人眨眼那样快，还没等飞机盯住，早灭了。胡文发用这个方法和敌机“捉迷藏”，不知有多少回了，每次他总是胜利的。

小马趴在汽车顶上，两眼象探照灯一样扫视着天空。汽车跑了二三里地，眼看快突过“照明弹区”了，小马忽然听到一阵刺耳的啸声，扭头一看，在照明弹下边，一架飞机的黑影正冲着汽车压下来，小马本能地在驾驶室顶上嘭嘭嘭拍了三下喊道：“停住！”车子猛然一煞，一串蓝色的火球射在车头前面两三米的路面上了，噼噼叭叭地爆炸着，火星乱迸。

飞机是不会“原地向后转”的，扫射一过，汽车又飞跑起来，跑的比刚才还快。小马觉得肠子快被颠出来了，他拚命把住车帮，眼睛盯着天空，没过多久，敌机又俯冲下来，冲的更低、更快，小马使劲儿在驾驶室顶上紧拍了三下，让胡文发停下，不料，车子倒亮开灯跑起来，跑了几十米，灯一灭，汽车来了个急速“向右转”，离开公路向一片树林飞奔过去。小马听到背后“噍——噍噍！”连响了三声，回头一看，星星被浓烟遮住了，公路上好多地方窜起了蓝色的火苗。

汽车在一棵大树底下停稳以后，胡文发从驾驶室里跳出来，使劲擤了擤鼻子说：“哈，他妈的！癞蛤蟆跳到脚面上——咬倒没咬着，吓人一跳！”

小马从车上爬下来走到胡文发跟前说：“怎么样，车子没毛病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猛一拐弯，我以为是煞车不管用了呢。”

“哼，一样戏法连变两回就露了马脚啦。咱要还象上回那么干，非叫狗日的揍住不可！”

小马想了一下刚才那三颗火箭炮弹爆炸的位置，心中充满

了对胡文发的钦佩：“真有两下子，我又跟你学会了一着。”

敌机失去了追逐的目标，又扔起照明弹来，花花点点的树影正好盖住了弹药车。小马望了望被照明弹照成淡黄色的天空说：“这个破飞机还舍不得走呢！”胡文发用大衣蒙住头点了支纸烟，使劲抽了口又吐出来说：“让它转去吧！反正烧他们的汽油，多烧点没关系。”

十几分钟以后，飞机的马达声在星空中消逝了。最末一颗照明弹慢慢熄灭，变成一颗红色的火星坠落下来。胡文发和小马都坐到驾驶室里去，汽车又爬上了公路。大约跑了十几华里，前面出现了一座大山，山背后不时闪出火光，象打闪一样。胡文发熄了马达，把身子探出车外一听，炮弹的爆炸声接连不断，便回头对小马说：“上山啦，注意！这地方可是个阎王鼻子。山高路窄，又是个炮弹封锁区。不能开灯又不能开快，炮弹打着倒是小事，摔到沟里去可就算伙食帐啦！”

“你打火吧！两个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……”

小马把驾驶室门上的玻璃落下去，把头和一条胳膊探到车外边看着道路，汽车沿着窄窄的盘山公路向上爬行了。在炮弹的爆炸和汽车的马达声中，可以清晰地听到小马那短促有力的喊声，“往左打……再往左打……好……直着走……慢……慢，弹坑……往右打……”

车子不断地停下来，一停，小马就跳下车去拿起铁锹到前边去探索道路。记不清停了几次，也记不清拐了多少弯，车子总算接近山顶了。他们刚要顺着盘道转到山南面的时候，火光一闪，象一阵霹雷似的，不知多少发炮弹在山南面爆炸了。石块，松树枝子噼噼叭叭落到汽车上。呛人的硝烟轰的一下扑进了驾驶室。胡文发恨恨地骂了一句，马达熄了。小马怔了一

下，没说话，跳下车来大踏步奔到南边烟雾里去了。大约过了两三分钟才转回来。胡文发问他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路面被炸坏了。不过还勉强能走，要快点通过，千万别抛锚，走吧！”

小马还是象刚才那样探出身子来喊道：“往左打……往左打……好。……小心……往右打……前进……”

进入了炮火封锁区，车身左右摇晃着，象一只小船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前进。有好几次，车子倾斜得在驾驶台上都坐不住了，费了好大劲才又正过来。胡文发用两只汗湿湿的手紧抓着方向盘，牙关都咬疼了。车子两边是悬崖，是深渊，随时都可能有成群的炮弹在身边爆炸；这些他都没想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按小马的口令前进，前进，决不能停止！”

小马用沙哑的喉咙一股劲地喊着：“往左打，左打……小心弹坑，慢……慢……右打……”

话音刚落，汽车左右前后突然窜起了火光，巨大的震动几乎要把车子从地上抛起来，小马被推进驾驶室摔在坐位上了。胡文发一只手抓住小马的胳膊问道：“小马，小马，怎么样啦？”

“别停车，别管我，前进！”

小马把身子往起一耸又扒住了车窗，更有力地喊起来：“快前进，往左打……左打……好……前进……往右打，弹坑……”

汽车沿着山南面盘道下行了。炮弹不时地在公路和山坡上爆炸，炮弹皮、石子象冰雹似的砸着车身。但胡文发耳边只响着小马一个人的声音：“往左打……往右打……前进！”直到汽车驶进了一条深沟，他才松了口气：“总算过来了……”便对小马说：“嘿，要没你这双夜眼哪，今儿黑夜非掉到山涧里

去不可！”

汽车顺着山沟走了二三里地，从一块大石头后面闪出一个人来，拦住汽车问道：“送弹药的吗？”

胡文发兴奋地跳下车去说：“是，你们是镇江部二支队吗？”

那人还没答话，从前边不远的山脚下边又走过一伙人来，低声喊着：“弹药来啦，快走快走……”一下子就把汽车围住了。胡文发问一个穿大衣的人说：“你们是来帮助卸车的吗？”

“不，我们是来领弹药的。”

另一个战士插嘴说：“哎呀！可把我们急坏啦，你们再不来，咱的枪炮就要饿肚子啦。呃，有手榴弹没有？”

“有的是。”

“哎呀，我们就缺那玩艺儿。你听，从太阳落山的工夫就拚上啦，直拚到这会儿！快卸车吧！”

胡文发侧耳一听，在不远的山那边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，简直象打机枪。他高兴地喊道：“小马，快下来帮助卸车呀！”

他们在车上车下忙碌起来。

人多干活快，没有多大工夫，一车弹药就卸光了。胡文发因为出了几身大汗，口渴的要命，跟着搬弹药的人到前边山下的绑扎所里喝了口水。临来还灌了一水壶，是预备给小马喝的，他估计小马叫喊了一路，一定也非常渴了。回到车子附近，他喊了小马两声，没见动静。走到驾驶室旁边一看，只见小马还趴在车窗上，一支胳膊搭拉下来，头歪着枕在胳膊上。胡文发用手摇了摇他的肩膀说：“嗨，嗨，别睡啦，醒醒喝点水，该磨车往回返啦……”

小马还是不动。

胡文发伸手往他的头上一摸，怔住了。赶紧跑进驾驶室去，掏出手电筒一照，只见小马的脸已经变成了土黄色，半阖着的眼睛失去了光辉，一只手紧抓着胸前的衣服，鲜红的血顺着手腕，直淌到裤子和座位上……

胡文发抱起小马来，灌了他几口温开水，使劲喊了两声，好半天才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老胡……任务完成啦……可是我不能和你一块回去啦……你一个人……过封锁区要格外小心……看准道路前进……千万别在封锁区里停车呵……”

小马的身体越来越沉重了。胡文发抬起头来，用火辣辣的眼睛，从风挡玻璃上直盯着对面那黑黝黝的远山，盯着那山背后闪电一样的火光，和那三三两两飞上天空的红火球，他在心里喊着：“小马，小马，你再睁开眼睛看看，咱们的部队就要把敌人歼灭啦……”一触到小马那冰凉的手指，他的心收缩起来，一股热乎乎的东西涌到喉咙上，便把头猛然抵在小马的胸前，哭了……

小马牺牲以后，胡文发变得沉默了。很少象过去似的晃着脑袋吹口哨。倒常常有人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车子跟前发呆。指导员和同志们都同情他，关怀他，都为小马的牺牲感到悲痛。有人背地里担心地说：“老胡牺牲了那么好的一个助手，安全行车三万五千里怕很难啦……”

在秋天那紧张的日子里，在泥泞过膝的公路上，胡文发的车子照常来往奔驰着。还没有到十一月七号，他的车子就突过了四万二千里。全连同志们开会，祝贺他，大伙以为他一定会高兴了。不料他仍然很忧郁。他在想什么呢？连他自己也说不

上来。汽车在弹痕累累的朝鲜群山中穿行，车窗上不时地闪过一片片的枫树林，一看到山腰上那一排排的枫树，胡文发就想起牺牲的战友来。他觉得小马就象一棵生长在祖国原野上的枫树。和无边无际的森林比较起来，它是渺小的。但是那浩大的森林，正是一棵一棵的树木连起来的啊！它们没有鲜花那样醉人的芳香，却比世界上任何鲜花更美丽。尤其是在严霜以后秋风刺骨的季节。

新的助手来到连里不久，就发现他的师傅——胡文发，有一种奇特的爱好，就是常常采一束鲜红的枫叶插在驾驶室角上的毛主席像片旁边。车子一开，那浅红、大红、紫红的枫叶就唰唰响着，跳动着，被迎面开过来的车灯一照，就象一团红色的火焰……

1955.2.北京

满山杜鹃红

好多天以前，我就想去访问“清川里英雄排”，一直没有去成，原因是缺少一个合适的领路人。据说，从团指挥所到那个排据守的355高地的那条路上，敌人用炮火封锁得十分厉害，没有个好向导，是很难上去的。

这天早晨，我刚吃过早饭，团里的萧参谋领着一个全副武装的战士到我这儿来，向我介绍说：“这是五连的二班长尚保贤同志。他马上要回355高地去，你可以跟他一块去。清川里战斗就是他们排打的，路上你们可以先聊聊。”

我打量这位新来的向导：他二十来岁，中等身材，一张黑里透红的脸，眼睛不大，炯炯有神。看样子是个精悍的小伙子。萧参谋作介绍的时候，他右手紧抓着冲锋枪皮带，左胳膊窝下挟着一件沾满草叶和沙土的军大衣，一动不动地站着；直到萧参谋加重口气叮嘱他说，“路上可要格外小心，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噢！”他嘴边才露出一丝微笑，简单说了声：“咱走吧！”

我收拾好行装，跟着二班长出了掩蔽部，沿着一条藏在松林里的羊肠小道下了山。这时，太阳还没有出来，远山、近树和山坳里的小草房，都沉没在白蒙蒙的雾海里。我们沿着一条